

走出晚清

汪兆騫 著

大師們的
涅槃時代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小引

甲午戰敗，帝國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面臨民族危機、社會危機。為挽救中國，尚未成熟的資產階級倉促而毅然地登上歷史舞台，承擔起領導改良、領導革命，推動中國向近代化方向發展以救國之歷史重任。

孫中山、梁啟超等一批知識分子，“或則憂憤而上封章，或則感憤而抒議論，又或則蓄其孤憤而形之於詠歌……群思補救，挽既倒之狂瀾，撐天下之全局”（孔廣德《普天忠憤集·序》）。這些先進的知識分子重新思考救國之道，反思洋務運動失敗的教訓，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旨在建立資產階級政體。

經歷了 1905 年前後革命與改良的大論戰，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迅速壯大，建立了同盟會，迎來了資產階級革命高潮，於 1912 年推翻清王朝，結束兩千年封建君主專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革命成果一度被袁世凱竊奪，但並未阻止新的革命運動興起和社會近代化發展的步伐。

世紀之交，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動，催生了思想文化領域的資產階級啟蒙運動。中國社會湧現了一大批由戊戌變法時期的士大夫轉化而來的維新志士，如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嚴復、譚嗣同、黃遵憲、柳亞子、秋瑾、章士釗、陳獨秀、胡適等，他們以“開民智，新

民德，鼓民力”為己任，同時自覺地自我啟蒙，宣傳民權，傳播“新學”，鼓吹文化革命，以救亡圖存。民國元年至民國六年（1912—1917年），中國出現了新思潮洶湧澎湃的壯麗景觀。

梁啟超、章太炎、陳獨秀、胡適等人所表現的“民族之正氣”（孫中山語）和文化生命的巨大魅力，寫就了當時和後來的“人與文化”的深刻內容。當我們回溯民國初年中國文化的進程時，沒有誰可以繞過這些文化巨人。

新文化運動大潮，已澎湃而來，那濤聲驚天動地，雷霆萬鈞，於是才生生造出一段值得表述卻難以表述的清晰又模糊、斑斕又燦爛的歷史……

目 錄

第一章

民國元年（1912年）	009
1.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建立，政界、文化界空前活躍， 周樹人隨蔡元培入京	013
2. 流亡日本的康有為、梁啟超苦澀咀嚼往事	021
3. “佞西學太甚”的譚嗣同喋血菜市口	033
4. 康、梁與孫中山及梁啟超豐富的感情世界	042
5. 章太炎、蔡元培的《求劉申叔通信》及與康、梁的分歧	054
6. 周樹人作小說《懷舊》，梁啟超辦《新小說》	075
7. 傳奇人物蘇曼殊	079

第二章

民國二年（1913年）	085
1. 轟動全國的宋教仁案，一臉錯愕的梁啟超、熊希齡	088
2. “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之周樹人	094
3. 從異鄉夢裡走出的周作人	104
4. 已過氣的康有為扶老母之柩回鄉，情何以堪	113
5. 南社詩人唱起大風歌，給詩壇吹來一股浩然之氣	121
6. 大名鼎鼎的“布衣”林紓“帶領我進了一個新天地” （錢鍾書語）	153

第三章

民國三年（1914年）	179
1. 將西學引入中國的先驅者嚴復	183
2. 李大釗在《調和之法則》一文中，支持章士釗的“調和論”	194
3. 和晚清小說相比，民初的《斷鴻零雁記》 《玉梨魂》等政治意識明顯衰退	205
4. 與“新小說”雙雄並峙的翻譯文學作品也大行其道	218

第四章

民國四年至民國五年（1915—1916年）	233
1. 新文學革命與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	237
2. 胡適在《新青年》發表翻譯小說《決鬥》	245
3. “民國大佬”吳稚暉與《新青年》	256
4. 新聞和文學聯手演繹袁世凱稱帝黃梁美夢	262
5. 已聞新文化運動雷聲，孫中山讚書生梁啟超等反帝制， 表現了民族之正氣	270

第一章

民國元年

(1912年)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建立，周樹人隨蔡元培入京；
梁啟超結束流亡生涯；蘇曼殊以小說奉獻文壇

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宣佈中華民國成立。其在任職典禮上宣讀誓詞曰：

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

中華民國初建，可謂流年不利，經濟凋敝，民生艱難，社會矛盾重重，與列強關係複雜，改良革命黨派較量紛爭，新舊思想文化衝突，各種亂象迭出。怎一個亂字了得！

南京建立中華民國，北京清廷猶在，南京革命黨人在北京暗殺清廷大員。1月16日，袁世凱乘車途經祥宜坊酒店時，從店內飛出炸彈，炸死其侍衛八人，而袁毫髮未傷逃離現場，當日即派軍警捕殺張光培等革命黨人。26日，皇室親貴宗社黨黨首良弼，被刺殺身亡，王公貴族聞訊紛紛逃離北京。

是年2月12日，清宣統皇帝溥儀宣佈退位，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大清王朝壽終正寢。次日，孫中山謹守承諾，推舉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新總統必須親到南京受任，遵守《臨時約法》三個條件。29日，袁世凱指使曹錕發動政變，以此

為藉口，拒絕隨蔡元培、宋教仁等迎袁專使南下南京履職。袁世凱於3月10日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5月，上海公共租界華洋巡捕來到民權報社，拘捕《民權報》主筆戴季陶。因他曾在該報發表短文《殺》，寫下此語：“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阿權，殺！”輿論界強烈譴責租界當局干涉言論自由，戴被罰洋三十元，獲釋。

6月，沙俄在新疆策動和闐（今和田）策勒縣血案，藉此派兵入侵喀什噶爾，要求賠款，袁世凱政府以付給“賠償款”和懲處中國有關官民的條件，屈辱了結此案。

7月，西藏發生叛亂，邊陲危殆，舉國譁然。遂有川軍入藏，滇軍征西。正值川滇兩軍順利收復川邊藏族區，乘勝深入西藏腹地之際，英國駐華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聲稱中國不得干涉“西藏內政”，並以不承認中華民國，助西藏獨立為要挾。迫於壓力，袁世凱下令入藏軍隊停止前進，川滇軍入藏平叛功虧一簣。

9月11日，清皇室在北京金魚胡同那家花園設宴歡迎孫中山和黃興。宴會上，貝子溥倫致辭，讚揚“孫、黃二君皆今日中國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業”云云。黃興致答詞，言及“非隆裕皇太后之明哲及諸公之輔佐，成功絕不能如此之神速”。有趣的是，雙方皆退出政壇，其互捧皆言不及義。

10月，梁啟超正式結束十四年流亡生涯，在各方力邀之下，回到天津。在梁氏廣泛周旋下，共和建設討論會、共和促進會、國民新政社、國民協會、共和統一黨、共和俱進會六個政體合併，組成民主黨，推湯化龍為幹事長，後又推梁啟超為

領袖。該黨政綱為普及政治教育，建設鞏固政府，擁護法護自由等。其實際目的在於實現組閣。

是年，伴著國民政府成立，文化也出現新氣象。“南社奇才”蘇曼殊，以小說奉獻文壇；章士釗、蔡元培聯名登報《求劉申叔通信》，尋找“國學深湛”之士劉師培。清流紛紛登場亮相。

1.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建立，政界、文化界空前活躍， 周樹人隨蔡元培入京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時，上海火車站聚萬人之眾，彩旗招展。上海各界歡送孫中山乘滬寧線專列赴古城南京，參加大總統受任典禮。

去歲12月28日晚，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相聚南京，舉行選舉預備會。選出孫文、黎元洪、黃興三位為大總統候選人。在次日舉行的正式選舉大會上，以一省一票計，實行無記名投票。代表投票後，公開開箱驗票。十七省代表依次投票，十六票投給孫文，一票給黃興，孫文以絕對多數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那天，會場掌聲雷動，口號響亮，眾人呼曰：“中華共和萬歲！”淚飛如雨。

孫文乘坐的專列，在冬季的南方大地上馳騁了七個小時，徐徐抵達南京下關車站時，軍樂高奏，禮炮齊鳴，口號聲此起彼伏。不遠的長江上停泊的軍艦，也響起隆隆的禮炮聲，在如血的夕陽中，漂向遠方。

大總統的受任典禮是深夜11時舉行的，孫文在受任典禮上宣讀了誓詞。各界代表、駐華使節、中外各大報紙的記者，見證了這一歷史

時刻。1月2日，孫文通令各省，自此刻始，改國號為中華民國，以公元紀年。

1月3日，各省代表會議，選出黎元洪為副總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這一天，在紹興府中學任教的周樹人，於紹興《越鐸日報》的創刊號上，發表了《〈越鐸〉出世辭》一文，署名黃棘。文章從“於越”（古會稽）“無敵於天下”，“卓苦勤勞之風，同勾踐堅確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綽然足以自理”，而後“黃神嘯吟，民不再振”，寫到現“越人於是得三大自由，以更生於越”，“民氣彭張，天日騰笑”，“共和之治，人仔於肩，同為主人，有殊台隸”。此為最早頌揚建立中華民國之民間話語。

周樹人於1909年自日本返國，先後在杭州、紹興任教。課餘集唐代以前的小說《古小說鈎沉》，編成古代有關會稽史地人物的逸文《會稽郡古書雜集》，思想消沉。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受到鼓舞，在家鄉積極宣傳革命。1912年，周樹人用文言文作短篇小說《懷舊》，署名周連，於1913年4月發表在上海的《小說月報》上。

小說描繪了一個小鎮在革命風聲吹到時封建勢力的種種表現。《小說月報》在主編“附志”中，認為該小說對那些“才解握管，便講詞章，卒致滿紙鉅釘（比喻堆砌辭藻——引者），無有是處”的初學作者說來“亟宜以此等文字藥之”。

捷克漢學家普實克在《魯迅的〈懷舊〉——中國現代文學先鋒》一文中說，由於小說“用現代的眼光觀察世界，對現實的某些方面有與眾不同的新興趣”，特別是小說以“現代方式”結構情節，“可以清楚地感覺到它完全是一部新的現代文學的作品，而不屬於過去一個時代的文學”。

《小說月報》主編在“附志”中說的話，可信。而普實克的評價有溢

美之嫌，他迴避了小說對革命的冷漠，且其“現代的眼光”“現代方式”云云，概念頗為含混。但周樹人繼承中國小說傳統又汲取世界文學營養的極富個性的小說中入木三分的諷刺筆墨，讓人們看到小說的一種新氣象。他的高水平小說已呼之欲出。

隨著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周樹人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先在南京教育部任職，旋又到北京任教育部僉事。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讓他由些許的興奮再次陷入苦悶和消沉。1912年至1917年，周樹人沒有一篇像樣的文學作品誕生，拿著豐厚的俸祿每天以抄寫古書、輯錄金石碑帖、校訂古書、潛心於佛道經典，消磨時光。

1月4日，章太炎在上海創辦《大共和日報》。這是民國元年重要的報紙之一。章太炎是一位革命家，也是著名的學問家，人稱古代雜文學體系的總結者。其弟子眾多，弟子周樹人兄弟、錢玄同等皆成大學問家。他從追隨康（有為）梁（啟超），到與維新派分手，與保皇派鬥爭而成為革命者，對當時一代人轉投革命，產生過較大影響。

3月2日，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宣佈廢除《大清報律》。兩天後，內務部公佈《民國暫行報律》三條，不料引起輿論界之軒然大波，遭到各大報紙的聲討。這是給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的當頭棒喝。

3月7日，章太炎在自創的《大共和日報》及老牌《申報》刊出《卻還內務部所定報律議》，反對《民國暫行報律》，各報紛紛轉載。3月6日，《申報》《大共和日報》《時報》《神州日報》《天鐸報》等全國各大報紙聯合致電孫中山，說：“今殺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報律，是欲襲滿清專制之故智，鉗制輿論，報界全體萬難承認。”

3月9日，孫中山以“既未經參議院議決，自無法律之效力”為由，令內務部取消《民國暫行報律》。

1912年2月12日，清宣統皇帝溥儀宣佈退位，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王朝結束。

1月10日，張謇密電袁世凱，以南北軍人名義，提議召開國民會議，決定政體，迫清帝退位。袁接電後，一面積極逼迫其主子宣統退位，一面向南方探詢自己被舉為總統的可能性。15日即得到孫中山讓位臨時大總統之承諾，袁大喜過望，開始施展權謀“逼宮”。

1月16日，天飄大雪，北方革命黨人組織行刺袁世凱。上午，袁氏馬車途經祥宜坊酒店時，飛來一顆炸彈，炸翻袁世凱馬車。袁卻從車下爬出，抓住馬匹，翻身上馬，絕塵而去，死裡逃生。當晚，宗社黨領袖良弼從外面乘馬車歸家，埋伏該處的革命黨彭家珍化裝成軍官，扔出炸彈，一塊彈片從下馬石回彈進他的後腦，彭家珍立即被炸死。良弼被炸成重傷，送往醫院急救，兩日後身亡。堅持不願清帝退位的王公貴族聞訊後，紛紛逃至天津、上海，躲在租界地，當起寓公。後來，袁世凱令軍警搜查刺客，捕獲十人，其中張光培、黃之萌、楊禹昌喋血當時。

1月26日，袁授意段祺瑞等四十六名將領，通電要求清廷明頒退位諭旨，確定共和，否則將率兵入京。

1月30日，清廷召開“御前會議”，決定退位，接受共和政體。

2月3日，隆裕太后悲悲淒淒授權袁世凱與南京臨時政府磋商退位條件。11日，隆裕太后認可議定的優待條件，決定讓清帝溥儀退位。此日，在紫禁城養心殿，舉行清廷最後一次朝儀，以溥儀名義發佈了退位詔書。遺老遺少長跪大殿，以頭搶地，哭聲震天……

2月13日，清帝遜位後，孫中山謹守承諾，推薦袁世凱擔任民國臨時大總統。這天，孫中山向臨時參議會提交辭職咨文並推薦袁世凱繼任。咨文提出三個附帶條件：臨時政府設於南京，不得更改；新總

統親到南京受任之時，原總統及國務員始行解職；臨時參議院所定臨時約法，新總統必須遵守。

2月14日，臨時參議會接受孫中山辭職。

2月15日，舉袁世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決定臨時政府仍設在南京，並電請袁世凱前來就職。是日，臨時參議院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衛等為特使，赴北京促請袁世凱到南京。27日，迎袁專使抵達北京，袁世凱為他們舉辦了盛大的歡迎儀式，各國駐華使節、各界名流、新聞界都應邀參加。次日，袁世凱又特邀蔡、宋等人開茶話會。袁表示：“極願南行，一俟擬定留人選，即可就道。”然而，29日傍晚，袁世凱卻派兵襲擾特使住所，指使曹錕所屬陸軍第三鎮兩個營發動兵變，為拒絕南下就職製造藉口。此後兩天，通州（今北京通州區）、保定、天津也發生“兵變”，政局混亂。袁不能南下的理由充分。

3月10日，袁世凱如願地在北京宣佈就任臨時大總統。混跡政壇軍界多年的袁世凱略施小技，便使政治對手處於被動。

3月11日，未解臨時大總統之職的孫中山，正式公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該約法按照西方民主制度和“三權分立”“代議政法”的原則，規定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國家統治權。並規定參議院行使全國立法權，選擇臨時大總統、副總統，對臨時大總統行使的重要權力，具有最後決定權。參議院自國會成立之日起解散。其職權由國會行使。

臨時大總統攬政務、公佈法律，統率全國陸海軍、制定官制官規，任免文武官員等。其行使職權時，須有國務員副署。

約法同時規定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財產、言論、出版、集會、

結社、通信和信教等自由。第十五條又規定“本章所載人民之權利，有認為有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依法律限制之”云云。

正在主持《民立報》筆政的章士釗，立刻著文予以批駁，指出“增進公益，維持治安”，“非常緊急必要”等皆缺乏一定的界定，伸縮性太強，難以公正執行，有悖言論自由的原則，且與第六條構成衝突。

章士釗，字行言，湖南長沙人，1901年至武昌求學，次年入南京陸學堂，因參加學潮被開除，後到上海入愛國學社。1903年任《蘇報》主筆，宣傳革命。“《蘇報》案”發生後，聞訊潛逃。後又創辦《國民日日報》繼續鼓吹革命。報紙再次被迫停刊。於1904年與黃興籌建華興會，密謀發動長沙起義，未成，逃至上海。不久，因參與刺殺前廣西巡撫王之春事件被捕，獲釋後東渡日本留學。1908年，轉至英國求學，入愛丁堡大學專修政治經濟學。1911年，武昌起義後回國，任《民立報》編輯，繼而自創《獨立週報》，批判當時的政治弊病。

3月29日，袁世凱任命的國務總理唐紹儀出席參議院會議，發表政見，並提出十個總長的人選。經參議會投票通過，外交總長為陸徵祥、內務總長為趙秉鈞、財政總長為熊希齡、陸軍總長為段祺瑞、教育總長為蔡元培、司法總長為王寵惠、農林總長為宋教仁、工商總長為陳其美。

但剛到6月15日，國務總理唐紹儀辭職，離京去津。

唐紹儀，又作紹怡，字少川，廣東香山人，近代資產階級官僚。1874年，由容闈帶領赴美國留學。回國後，在天津結識袁世凱，並隨之到朝鮮，任駐仁川領事。中日甲午海戰爆發後，繼袁任代理駐朝鮮商務專員，後又以道員隨袁至山東、直隸任職，後歷任外務部侍郎、郵傳部尚書、鐵路總公司督辦、奉天巡撫和赴美專使等職。辛亥革命

時，任北方議和全權代表，參加南北議和。唐乃袁之親信，一直受其重用。

當了國務總理後，在責任內閣制問題上，與袁發生分歧。唐紹儀採取與同盟會合作的態度，提議在內閣中“多用南方人”。而袁則堅持在各要害部門安插北洋舊人。唐感到自己完全被架空。

4月，唐與比利時華比銀行簽訂借款合同，遭到四國銀行團強烈反對，並蓄意報復，揚言“非唐辭職，不能借款”。唐內閣陷入財政困境。

6月，經袁批准的直隸都督王芝祥到京，袁又改派他為南方軍隊宣慰使，並發出唐紹儀拒絕副署的委任令，公然破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條例，唐紹儀被迫辭職。

唐紹儀辭職後，先到天津，再赴上海，於民國六年（1917年）再度出山，參加護法軍政府。民國八年（1919年）任南方議和代表，與北洋軍閥代表朱啟鈐在上海議和。此後，歷任國民黨政府國府委員、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兼中山縣縣長。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日本佔領上海後，唐甘當漢奸，與日本人勾結，被刺殺身亡。

8月25日，在北京湖廣會館，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黨、國民共進會和共和實進會召開大會，正式宣佈，五黨合併，成立國民黨，發表宣言並選舉孫中山為理事長，宋教仁、黃興等八人為理事。同盟會改組為公開政黨後，人數大增。唐紹儀內閣倒台，同盟會總幹事宋教仁，積極籌劃改組同盟會，以爭取在參議院中佔據多數議席。

孫中山一行是8月24日經天津到達北京的，袁世凱以迎接國家元首的禮節，隆重歡迎。袁世凱為了麻痹革命黨人，邀請孫中山、黃興、黎元洪等人來京共商國是。孫中山在京逗留二十五天，同袁晤談十三次，討論遷都、幣制改革、鐵路計劃諸問題。9月，黃興也到達

北京，同孫中山極力勸說袁加入國民黨，組成國民黨內閣，袁虛以逢迎，騙取孫中山和黃興的信任。

9月，孫中山等人離京後，袁世凱公佈與孫中山、黃興、黎元洪商談擬定的中華民國“八大政綱”。袁在5月便與黎元洪秘密勾結，電邀武昌起義重要將領張振武到京“商議國是”，張奉召北上，被授以總統府軍事顧問虛職。6月，再召張入京。張和隨員方維到京後，袁表面盛情招待，暗中派軍警捕逮張及方維，並命軍政執法處處長陸建章連夜將二人殺害。消息傳出，輿論大譁，黃興兩次通電袁世凱，要求公佈張、方“謀反”證據。蔡元培等成立法律維持會，呼籲各界“盡維持之天職”。於是，袁世凱急忙擬定“八大政綱”並通電全國，製造與革命黨人精誠合作之假象，以穩定動盪的政局。

張振武，原名堯鑫，更名竹山，字春山，原籍湖北羅田，後寄居竹山。早年入湖北師範學校求學，1904年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學法律政治，入體育會研究戰陣攻守之法。次年入同盟會，擔任湖北黨務領導工作。不久，回國參與徐錫麟安慶起義，失敗後再逃亡日本，旋即歸國繼續奔走革命。1908年加入共進會，發動並領導武昌起義，任湖北軍政府軍務部副部長，率部眾與清軍鏖戰，身負重傷，仍堅守武昌孤城。南北議和達成後，與孫武、劉成禺等在上海組織民社，成立民社武漢支部。袁世凱先後委以總統府顧問、蒙古調查員等職，張均不就。袁認為其對己有異心，遂與黎元洪勾結將他騙到北京，羅織罪名，秘密殺害。

10月8日，梁啟超自日本買舟渡洋抵天津，結束自戊戌變法失敗後，長達十四年的流亡生涯。

從上面枯燥而冗長的敘述中，讀者對中華民國元年應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清廷退位，南北議和，中山讓位，舉國共和，歷史翻開了

新的一頁，然而亂象頻頻，災難重重，各種政治力量在暗中較量，政局仍動盪詭異，雖為民國，而國民猶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2. 流亡日本的康有為、梁啟超苦澀咀嚼往事

民國元年，在日本的康有為和梁啟超，曾比鄰而居於神戶須磨“雙濤園”。那是個群山拱衛、面朝蔚藍大海、四季分明、氣候宜人的地方。神戶已迅猛發展起來的綠色產業界人氏，多在此購地築宅，休養度假。康有為在此自築小樓臨海，名曰“天風海濤樓”。後又遷近月見山下須磨寺側公園前，桃櫻滿山，居有小園。

康有為五十五歲大壽時，梁啟超等在日本的弟子十餘人，為其師祝壽。禮畢之後，喝茶。此乃廣東人之習俗。茶畢，梁啟超等弟子設宴孝敬老師，康甚喜，即有詩興，連賦七律三章，曰：

月見山前海有痕，須磨寺裡佛乃尊。
劫灰飛散知何也，逋客孤羈得小園。
蠟屐遊頻思睹墅，桃花開遍或逢源。
一枝棲托聊隨喜，豺虎中原何處村。

念亂哀時觀我生，東華舊夢憶承平。
滿園桃李誰為主，去國衣冠變盡行。
賓客解為文字飲，竹絲難寫哀樂聲。
白鬚詩海歸無日，碧血三秋劫盡兵。

我比古賢壽已永，幼訝衰翁今與參。

絕域蘇卿人老矣，書空般浩事何堪。
婆娑槐樹傷身世，爛漫櫻花照壑岩。
故國於今易朝市，惟將悽慘問江潭。

康有為以蒼涼之聲吟罷三章，舉座肅然，思緒已飛，遙想當年，以士林階層拚死抗爭的“公車上書”的壯闊往事，皆悲從中來。

十八年前，係甲午歲，中日甲午之戰中國戰敗。初春四月，清被迫遣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簽訂屈辱之《馬關條約》。其主要內容為：中國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控制；割台灣、澎湖和遼東半島給日本，並賠償日本軍費二億兩白銀；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允許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工廠，並不得逮捕為日本軍隊服務的漢奸。

此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即將簽訂的消息不脛而走，全國人民強烈反對。那群為求取功名，進京會試的舉人，更是群情激憤，意氣難平。

康有為在中舉之前，曾以布衣身份，上書朝廷，要求變法救國，提防日本，此舉在大清實乃破天荒之舉，朝廷震驚，全國士人更是欽佩他勇敢諫言，自此康有為聲名大震。等到甲午戰敗，光緒的老師翁同龢想起這個敢說敢言的康有為，認為他有先見之明。

據《任公先生大事記》載：

乙未（1895年）公車上書，請變法維新。倡之者康南海（有為），而先生（梁啟超）奔走之力為多，割台議起，先生聯同順德麥孟華、香山張壽波、增城賴際熙上書都察院，請代奏，

力言台灣萬不可割。格不得達，三君皆公車報罷者。

經康有為、梁啟超奔走呼號，先是湖南的舉人響應，接著閩、贛、黔、川、直隸、魯、豫等地舉人也紛紛響應，來自台灣的舉子更是“垂涕而請命，莫不哀之”（《康南海自訂年譜·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

最後赴京會試的十八省一千三百多舉人被發動起來。康有為一天兩夜，奮筆疾書，遂有一萬四千字的《上清帝第二書》（“公車上書”）誕生。其書力言拒和、遷都、變法三項建議。

5月2日，上千名清流雲集於宣武門外炸子橋胡同裡的松筠庵。這些為求功名而來帝京趕考的學子，聆聽了康有為力挽國勢、變法圖強的雄偉大計之後，甘願放棄十年寒窗苦讀孕育的功名夢，以殺身成仁的膽魄，參與國家興亡的鬥爭。這在京城是前所未有的創舉，經過討論，通過了康有為的上書內容。松筠庵的士子激情澎湃，熱血沸騰。

松筠庵，原是明代諫臣楊繼盛的故居。庵內尚存景賢堂，堂外有大香爐，供祭祀之用。堂內有楊繼盛畫像和牌位。楊繼盛，明代人，字仲方，容城（今河北保定）人。嘉靖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後改兵部員外郎。1550年，西部蒙古族瓦剌俺答部南侵，大將軍仇鸞率軍迎戰，一敗塗地，請開馬市，屈辱求和。楊以“仇恥未雪，議和示弱，有辱國體”劾鸞。後被鸞勾結嚴嵩所誣，貶狄道典史。鸞得罪，楊被召回，擢刑部員外郎，改兵部武選司。再因上《請誅賊臣疏》奏權臣嚴嵩“十大罪五奸”而下獄，三年後楊被殺。刑前吟下一首鐵骨錚錚的詩，流傳天下，詩曰：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

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康、梁及眾舉人，重吟該詩，憑弔賢臣，自生一股浩然之氣，沖上心頭。

因清廷規定，舉人無權直接上書皇帝，只能通過都察院代轉。於是上千名舉人，簇擁著他們的精神領袖康有為和他的“萬言書”，氣概凜然、口號沖天地走在初春桃花紅、楊柳綠，有些空曠的街道上，湧向都察院。舉人上街遊行，這實在是千年帝京從不曾有過的景觀，麻木的路人驚惶而好奇地駐足觀望。

當舉人們得知，軍機大臣孫毓汶已搶先勾結閹人李蓮英，通過慈禧逼迫光緒簽名蓋章，簽訂《馬關條約》後，憤慨至極，揚言要抬棺到孫毓汶宅第示威，殺死國賊，以謝天下。

“萬言書”雖沒呈到光緒手上，卻經輾轉傳抄，很快傳遍京城。住在東交民巷的美國公使田貝，向康有為索到“萬言書”文稿後，次日便在上海出版了《“公車上書”記》。

《“公車上書”記》這一小冊子，並非出自康有為之手。他當時與各方聯繫，四處遊說，沒有時間執筆，他只能提供意見，由梁啟超負責撰寫。它的主要內容有四點：

一、建議皇上下詔鼓天下之氣，懲辦主和及打敗仗的臣子，破格擢拔新人；

二、建議皇上下詔定天下之本，遷都關中或太湖流域；

三、建議練新兵，選新將，用精械，以強大武裝力量；

四、建議變法，築鐵路，開礦山，造輪船，修郵政；務農，勸工，惠商，恤貧；停科舉，建學校，辦報館，改舉官制，以治理建設好國家和社會。

“公車上書”遞交都察院的次日，是清廷會試放榜之日，康有為榜上有名，中了進士，並被任命為工部主事，但意氣難平的康有為並沒有在親友紛紛祝賀之際前往就職。

不久，康有為又第三次上書，與上次不同，將拒和、遷都二事略去不提，而對變法有較詳細的建議。此書居然送到光緒手上，光緒和恭親王奕訢看後，倍加讚賞，命謄抄四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軍機處一份，存乾清宮一份，另一份存勤政殿，以備展閱。

翁同龢受命親自去拜訪康有為。至此，上書運動總算有了積極結果。

光緒閱過康有為之“上書”，受到啟發，贊成變法維新，對甲午戰敗及簽訂《馬關條約》也深覺不快。他曾責問李鴻章：“身為重臣，兩萬萬之款，從何籌措？台灣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傷國體。”

“公車上書”，表達了士林階層的愛國求強思想，推動了全國人民譴責、抗議日本帝國主義惡行的愛國運動。維新志士譚嗣同悲憤地發出“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的吶喊，表達了中國國民的沉痛心情。

“公車上書”，標誌著醞釀多年的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的開端。此後全國各地的學會、學堂、報館如雨後春筍，紛紛破土而出，維新變法的思想得以廣泛傳播。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年8月17日），康有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發行三千份，在朝野產生很大影響，但各種謠言誹謗也如影隨形。

在康有為、梁啟超的推動之下，並得到光緒和翁同龢的支持，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出面，在北京成立“強學會”。推選翁同龢門生陳燾擔任會長，梁啟超任書記員。每十天集會一次。士子聚於“強學會”

孫家花園，請人講演自強之學。

“強學會”逐漸團結和影響了一批愛國官僚和知識分子，形成一個學術性、政治性兼具的團體。有志於維新變法的光緒每年從戶部撥款數千兩，作為“強學會”活動經費，他的老師翁同龢積極參與活動。連在天津小站練兵的袁世凱都參加了“強學會”，督撫張之洞、劉坤一也不甘落後，自稱要維新，二人各捐五千兩的白銀為會費。李鴻章也欲捐兩千兩白銀入會，由於其名聲不佳，被婉拒。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美國傳教士李佳白，則欲打入“強學會”，以施加其政治影響。英公使表示願意贈送西方圖書和先進印刷機器。

守舊勢力自然不能坐視“強學會”的影響擴大，受光緒冷落的徐桐奏請慈禧太后，要求嚴懲康、梁，那原本想打入“強學會”並企圖控制該會的李鴻章，陰謀未能得逞，就再出狠招，唆使他的親家御史楊崇伊上書彈劾康、梁。罪狀是康、梁私立會堂，鼓吹西學，背叛聖教。

一時間，守舊勢力興風作浪，掀起一股抑制維新變法的濁流。康有為感到風雨欲來，離京赴滬，在上海設立“強學會”分會，並創辦《強學報》。江浙清流張謇、章太炎、黃遵憲等紛紛加入“強學會”，與在京由梁啟超堅守之“強學會”相互呼應。但好景不長，在保守勢力的圍追堵截中，“強學會”無疾而終：

其年（1895年）七月，京師強學會開，發起之者，為南海先生，贊之者為郎中陳熾，郎中沈曾植，編修張孝謙，浙江溫處道袁世凱等。余被委為會中書記員。不三月，為言官所劾，會封禁。而余居會所數月，會中於譯出西書購置頗備，得以余日盡瀏覽之，而後益斐然有述作之志。（梁啟超《三十自述》）

梁為生計，只好去給英傳教士李提摩太當秘書。上海的“強學會”和《強學報》也遭查禁。《強學報》停辦後，有餘款一千二百元，黃遵憲自掏一千元，邀梁啟超南下創辦了《時務報》。由梁任主筆的《時務報》設在英租界四馬路右路，於1896年8月9日正式創刊。《時務報》的宗旨是“廣譯五洲近事，詳錄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閱者周知全球大勢，熟悉本國近況”，團結了嚴復、譚嗣同、容閔、章太炎等一批維新志士。《時務報》漸成開民智、雪國恥、溝通上下輿情的輿論陣地，在全國知識界、思想界產生巨大影響。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又是北京桃紅柳綠之時，康有為發起成立“保國會”，入會者多達一百八十六人。

《保國會的章程》曰：一、本會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斯會，以冀保全，名為保國會；二、本會遵奉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上諭，臥薪嘗膽，懲前毖後，以圖保全國地、國民、國教；三、為保國家之政權土地；四、為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五、為保聖教之不失；六、為講內治變法之宜……

梁啟超在第二次開會時，發表《保國會演說詞》：

今日中國……瓜分之事已見，為奴之局已成……今數萬里之沃壤，固猶未割也，數萬萬之貴種，固猶未繫也，而已俯首帖耳，忍氣吞聲，死心塌地，束手待亡，斯真孟子所謂是自求禍也。《論語》之記孔子也，曰：“知其不可而為之。”夫天下事可為、不可為，亦豈有定哉？人人知其不可而不為，斯真不可為矣！人人知其不可而為之，斯可為矣。使吾四萬萬人者，咸知吾國處必亡之勢，而必欲屠之於不亡之域，各盡其聰明才

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內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國之亡猶不能救者，吾未之聞也。

“保國會”成立，北京再次湧動維新浪潮。光緒收到潘慶瀾彈劾保國會奏章，曰：“會能保國，豈不大善，何可查究耶？”

1898年6月11日，在康梁維新運動不斷高漲形勢的推動下，光緒皇帝終於下詔“明定國是”，宣佈變法開始。

光緒下詔“明定國是”後的第五天，在頤和園東宮門仁壽殿召見了康有為。梁啟超之《戊戌政變記》，記錄了此次召見。康有為進得仁壽殿，行了君臣之禮後，光緒忙賜座。見康有為儀表不凡，眉宇間有逼人英氣，心裡先有了好感，遂請康陳辭。

康有為說：“中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光緒點頭說：“甚是，國事全誤於守舊諸臣之手。”

康有為陳述了變法圖強的種種利害後，問皇上曰：“眼看國家危亡，皇上為甚麼不雷厲風行地推行新政呢？”

光緒看了看簾外碧波千頃的昆明湖，沉默了片刻，歎息道：“我受著種種的限制，身不由己矣！”

康有為自然知道，光緒帝一直受西太后那拉氏的牽制，不能按自己的意願行事，便建議道：“皇上如想變法，可以破格擢用有才幹的人手。”

光緒點頭認同。君臣交談甚歡，光緒蒼白的臉上，泛起紅潤。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記載，光緒召見康有為，“歷時至九刻鐘（兩小時十五分）之久，向來召見臣僚所未有也”。

召見後，康有為被光緒任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並准許他專摺奏事。不久，光緒又召見梁啟超，梁力陳組織人力，翻譯西方書

籍，讓人閱讀，吸取精華；開辦新學校，讓學生學習新的科學文化知識，培養人才。光緒接受其建議，並賜六品卿銜，辦理大學堂和譯書局事務。不久，又賜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等維新派士子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批閱諸臣的奏摺，為光緒頒佈詔書擬稿。時人稱四人為“軍機四京卿”。

維新變法派將新政建議變成皇帝詔書，諭令頒發。新政詔令竟有一百一十多項，涉及經濟、政治、軍事、文教諸方面。力度之大，歷史罕見，有力地推動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促進了資產階級文化思想的傳播。

史家一直在說，維新變法的新政，觸犯了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封建頑固派利益，再加上光緒不過是個無實權的“兒皇帝”，而康有為們，不過是一群無政治和執政經驗的書生，維新變法運動注定要經歷千難萬險，且以悲劇形式告終。

這樣的說法，似尚未接近歷史真相，在另一些史家看來，維新黨人策劃政變，乃是維新變法失敗的導火索。

9月13日，光緒讓楊銳帶出密詔，維新派將視線聚焦，詔內有“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朕位且不能保”等語，他們惶惶然找袁世凱商議。其實，光緒的密詔雖陳述了變法受阻的事實，但處理得當，還可峰迴路轉，他希望做的，是讓楊銳、林旭、譚嗣同等人策劃良策，爭取“舊法可以全變”，“而又不致有拂聖意”。

康有為們，早就深知，推行維新，皇帝並無實權，慈禧一直是變法的絆腳石，已在謀劃除之而後快。光緒密詔提供了一個可乘之機，他們打著“救駕”的幌子，密謀“圍園劫后”鏟除西太后的行動。正是這“圍園劫后”的密謀，將並不想採取激烈手段推行變法的光緒推入萬丈深淵，從此光緒母子恩斷義絕，光緒終究被囚禁致死。這也將維新

黨人送上了斷頭台。

康有為的想法，江湖氣太重，他誇大帝后矛盾，即使變法失敗也可歸咎慈禧的阻撓破壞，更異想天開的是，想藉變法失敗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希望日本、英國出手干涉。

康有為們維新變法的失敗，操之過急、鋌而走險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

有人說，袁世凱告密，出賣光緒皇帝和維新黨人，則是維新變法失敗的另一原因。

袁世凱與維新黨人素有交誼，康有為認為，“以將帥之中，袁世凱夙駐高麗，知外國事，講變法，昔與同辦強學會，知其人與董（福祥）、聶（士成）一武夫迥異，擁兵權，可救上者，只此一人。而袁與榮祿密，慮其為榮祿用，不肯從也”（《戊戌變法》）。

康有為們以武力奪取政權，曾在6月派人試探袁世凱，當時得到回覆是，“袁傾向我甚至，謂吾為悲天憫人之心，經天緯地之才”。康等考察的結果是，袁支持維新變法，與榮祿貌合神離。於是將賭注押在其身上。

正是康有為們缺乏政治謀略，奏請光緒提拔袁氏，光緒依准於9月16日擢升袁世凱為兵部侍郎候補。這一破格擢拔，造成的後果是嚴峻的：給慈禧釋放的信息，是光緒試圖求軍事後盾，謀劃權力格局。這將維新推上了風口浪尖。

更糟糕的是，光緒發出密詔之後，譚嗣同夜訪法華寺，與袁商討舉兵“圍園劫后”後誅殺榮祿的密謀。

康有為其實並不了解袁世凱，他骨子裡並不認同激進的奪權變革。而且老於世故的袁，豈能放棄自己的無限前程，去參與康有為們的冒險行為？

慈禧的反擊是殘酷且有力的，三道“懿旨”一下，光緒便無計可施，只好傳密詔，“今朕位幾不保”，命康等設法以相救。親筆密諭曰：“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遲。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特諭。”

皇帝在危難之中，尚對康等如此體恤，讓這些維新派感動得或泣涕，或哭號，甚至搭上了後半生，為“共建大業”不惜流血犧牲。康有為在萬般無奈之際，突然想到一個讓他和維新派陷入深淵的人——袁世凱。

譚嗣同在八月初三（9月18日）深夜，到袁世凱所住的法華寺，請求其出手相助。還是《戊戌政變記》，再現了這夜的場景。

譚嗣同：“君認為皇上是怎樣一個人呢？”

袁世凱：“是曠世聖主。”

譚：“榮祿他們想藉天津閱兵的機會，廢除皇上的皇位，這一陰謀，君可知曉？”

袁：“諾，曾聽說過。”

譚：“今日救皇上，只能靠君了，若願救皇上，就去救吧……如果不救皇上，請到頤和園去告訴西太后，砍了我的頭，去換榮華富貴吧。”

袁厲聲道：“你把我當甚麼人了？皇上是我們的共事之主，你我皆受皇上恩寵，救皇上之責任，非獨有你，我也是義不容辭的。君若有甚麼指教，我洗耳恭聽。”

譚向袁講榮祿是奸雄，很難對付。

袁慷慨道：“若皇上在我營，則誅殺榮賊如殺條狗罷了。現在形勢緊迫，我須馬上歸營，更選得力將官，貯備彈藥，請多加保重。”

令譚嗣同始料不及的是，這位一貫偽裝進步，贊同變法，取得光

緒信任被授以侍郎銜專辦練兵事宜，握有兵權的袁世凱，出了法華寺即向榮祿告密。榮祿連夜乘專車從津趕到京，直奔頤和園，向慈禧報告了維新派的計劃。

9月21日，烈日炎炎，慈禧在眾臣簇擁下，乘輦回宮，先奪了光緒的權，將其囚禁在瀛台，自己再度“訓政”，同時下令捕殺維新派。當日中午，禁衛軍即包圍南海會館緝拿康有為。所幸康已於昨日攜光緒託人交他的密詔，經天津去往上海。

梁啟超在當日上午，到譚嗣同所居瀏陽會館莽蒼齋，平靜對坐榻上，商討事變對策。忽有人來報慈禧第三次垂簾聽政的上諭和清兵抄捕了南海會館的緊急形勢。譚聽罷，從容對梁說：“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康有為），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為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戊戌政變記》）

梁啟超離開譚宅，即至日本使館。據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林權助之《我的七十年》一書載，梁甫一到，即云：“請給我紙。”遂寫出：“僕三日內即須赴市曹就死，願有兩事奉託。君若猶念兄弟之國，不忘舊交，許其一言。”梁接著說，“如果我也被捕，最遲在三天內也將被殺。我的生命早就準備獻給祖國，毫無可惜。請解皇帝之幽閉，使玉體安全，並救康有為氏。所說奉託之事，只此二端。”

林權助見梁氏臉色蒼白，卻一派浩然悲壯之氣，便曰：“可以，君說的二事，我願承擔。”

梁聽罷，熱淚漣漣，肅然而去。但至深夜，梁忽又奔來，請求避難，伊藤曰：“梁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便派人將梁化裝成獵人。到天津車站時，被人發現，報告清捕手，所幸在混亂中，被日本領事鄭永昌送上日本軍艦，脫險，“乘日本大島兵艦而東，九月至日本”